



# 仙踪



鬼雨◎著  
冥界回阳

3



《仙缘》之后，《仙踪》再起！集奇幻、武侠与穿越风格的天作之合！

中国仙侠小说儒家学派经典名著，扎根于本土的玄幻小说巅峰之作。  
超越诸多武侠名家，完美传承传统文化。



# 仙踪

3

冥界回阳

鬼雨◎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仙踪. 3 / 鬼雨著.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07.12

ISBN 978-7-80228-489-0

I. 仙… II. 鬼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67591 号

## 仙踪 3——冥界回阳

出版策划: 精典博维

作 者: 鬼 雨

责任编辑: 陈黎明

封面设计: 门乃婷

内文排版: 亿辰时代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(100037)

总编室电话: (010)68995424 (010)68326679(传真)

发行部电话: (010)68995968 (010)68998705(传真)

本社中文网址: [www.nwp.cn](http://www.nwp.cn)

本社英文网址: [www.newworld-press.com](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)

本社电子信箱: [nwpcn@public.bta.net.cn](mailto:nwpcn@public.bta.net.cn)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[frank@nwp.com.cn](mailto:frank@nwp.com.cn)

版权部电话: +86(10)68996306

印 刷: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字 数: 250 千字 印张: 16

版 次: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28-489-0

定 价: 25.00 元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◎  
目  
录

- 第三十章 龙泉飘然去,问诗秉阎罗 ..... (1)
- 第三十一章 彤云飞琼宇,玉人不得眠 ..... (19)
- 第三十二章 萧萧木叶落,烟花舞天魔 ..... (33)
- 第三十三章 春林花多媚,春鸟意多哀 ..... (49)
- 第三十四章 庭生书带草,疑是郑康成 ..... (65)
- 第三十五章 独坐调元气,清心豁宵冥 ..... (83)
- 第三十六章 情系复古梦,篡权留骂名 ..... (103)
- 第三十七章 一佛一切佛,心是如来地 ..... (121)
- 第三十八章 山花插满头,莫问奴归处 ..... (143)
- 第三十九章 月落钱塘潮,游魂夜寂寥 ..... (167)
- 第四十章 啸傲江湖路,长歌万圣山 ..... (181)
- 第四十一章 精卫衔微木,无畏填沧海 ..... (201)
- 第四十二章 望夫登高山,化石竟不返 ..... (221)
- 第四十三章 读书幽冥界,不忘考坟典 ..... (237)



## 龙泉飘然去，问诗秉阎罗

囚车复又上路。

一切依旧，只是赶车的单超显得萎靡不振，有好几次甚至走错了路，全靠后面的兵士提醒，才没有绕太大的圈子。

如此又走了两天，终于来到冥都。

那是一个很大的都城，高高的城墙，宽宽的护城河，低头看去，河内风生水起，似有蛟龙在吼叫，令人望之生畏！

过了吊桥，进入城中，囚车一路前行，来到一个大殿前。

那殿金碧辉煌，气势宏伟，门楣上写着“秦广王第一殿”，两边题着一幅对联：“阳世官司虽可免，阴司法网总难逃！”

漆黑的大门，血红的大字，给人一种寒气逼人的感觉。

殿前台阶上站着两列兵士，个个身高丈二，骨骼虬劲，面目狰狞，形象诡异，似乎是传说中夜叉的样子。

山伯被两个壮汉从囚车中解出来，驾着臂膀登上高高的台阶，穿过夜叉守卫的大门，进入殿中。

殿内灯火摇曳，一片昏黄，影影绰绰，看得不甚真切。

正前方是一个高出数尺的台案，上坐一人，身躯笔直，头戴方冠，络繸长须，目放神光，恍如日月。

边上坐着一人，头戴礼冠，烈焰浓眉，面色赤红，看样子好似城隍庙里的判官。

来到台前丈许，壮汉将山伯往地上一丢，从袖中取出一封信笺，交给旁边站立的夜叉。

夜叉走过去呈给判官。

判官接过信件，打眼粗粗一瞄，低喝道：“人犯已到，两位回去复命吧！”

两个壮汉躬身施礼，转身离去。

殿内只余山伯坐在地上，边上是一众夜叉。

“跪下！快跪下！来到阎王面前，还不乖乖受审！”身旁传来声声阵喝。

山伯老老实实跪在地上，面色平和，仰望殿上两人，说道：“小人梁山伯，前来领死，恭候阎君发落！”

秦广王目放异彩，在他身上逡巡不定，片刻之后转头问道：“崔判，这人是何情形？”

姓崔的判官躬身道：“根据七襄冥城的通报，这人罪孽深重，是来自首的！”说着将信笺递过去。

秦广王看看信笺，问道：“生死簿上怎么说？”

判官翻开摆在桌上的一本烫着金边、厚达尺许的书册，低头察看了片刻，道：“灭蝗五万石，一石千只，合计五千万命！拯救黎民十万人，以一当十，合计一百万命！两者相抵，尚余四千九百万命！合当打入‘死魂渊’海底炼狱回炉重铸！”

秦广王眉毛一耸：“看他眉清目秀，难以想象竟犯下滔天大罪！”

山伯听得吃惊，虽不明白“回炉重铸”的含义，却知道必然不是什么好事，于是连忙叩头，大声道：“小人一生与人为善，为救百姓而灭飞蝗，实出于无奈，情有可原，请阎君明察！”

秦广王轻斥道：“人命虽贵，却不能贵过蝼蚁十倍！这是天庭定下的规矩，早已实行十万年了，什么人都改变不了！以此定罪，你不是第一个，不要觉得委屈！”

山伯还待再言，却见判官抬起头来说道：“启乘阎君，这人生前做了不少的善事，累计佛心三十万，超出常人三倍，除了灭蝗一件错事之外，可以说是难得的善人！”

秦广王神色略见缓和，“嗯”了一声，道：“刨去善事，尚余多少条命？”

“一命合佛心一万，尚余四千八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七十命！当回炉重铸！”

山伯听得一头雾水，也不知他们怎么算的，听见“回炉重铸”四字，心中不安，连忙辩解：“请教判官，小人是来自首的，是否可抵几分罪过？”

判官点点头：“畏罪自杀，良心不泯，可减罪一半，尚余两千四百万命。按照‘一念往生’的条例，幽囚地狱两千四百年！”

山伯听得心中一片冰凉，暗道：“两千四百年过去，我还到哪里去找英台？这怎么行？”

可是在这大堂之上，他也无计可施。对方说的是冠冕堂皇的话，行的是堂堂正正的事，开口便是一条条的法令，以他对“生规、死律”的了解，想辩驳也找不到法子。就算想要行贿，当着众人的面，也不可能拿出手来。

因此他只是老老实实在地跪着，心中默念：“小人乱天常以逆大道，君子治人伦以顺天德，我山伯行事无愧于心，不该领受死罪。”

稍停片刻，只听判官道：“奇怪，这人灵魂脱体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到今天才来冥界。这可是很少见的事呢！一般来说，只要躲过开始几天的勾魂索命，就成了孤魂野鬼，不会来阴间报到。”

山伯连忙辩解：“小人自觉罪孽深重，虽然逃过勾魂，依旧心中不安，故而前来领罪！还请阎君看在这一点，格外开恩呢！”

秦广王没有答话，却见判官摇头：“因为自首，你已经减去一半的罪孽了！”

山伯低头无言，心道：“要怪只能怪那‘灭蝗获罪’的规定，明明不合理的制度，却要拿来治罪，真是苍天无眼呐！”

事已至此，他也没有法子，只能抬头望着台上两人，一切听天由命了！

就见秦广王转过身去，问道：“崔判官，在这人死后这段时间，是否又犯了罪孽？还是说佛心有所增加？”

判官将生死簿翻过去，从背后开始往前翻，过了一会儿，答道：“奇怪，这人的佛心增加很快！几乎比所有人都快数倍，不知是何缘故！”

“嗯，想来他说的不错，可能是百姓给他敬献的香火，这样看来，他确实不该受太多的罪。可惜天命如此，本王也没有太多的法子……”

秦广王坐正了身子，双目上下打量着山伯，见他双目清澈，神态安详，跟别的受审幽灵截然不同，越看越觉得不像坏人。

别人来到冥殿，要么心惊肉跳，惊慌失措，要么苦天抢地，心有不甘；而山伯却静坐不动，面色也仅是微变，虽然偶尔出言辩驳，但也有理有据，非是胡搅蛮缠。

沉吟片刻，只听秦广王道：“崔判官，若本王动用‘地皇豁免’的权力，可减他多少罪孽？”

判官吃了一惊：“这……百年之中，您只有一次权力……您确定要这样做？”

秦广王点点头：“这人与众不同。本王主宰冥界几万年，可谓看尽天下苍生，值得豁免的寥寥无几！”

“是啊，记得您上次动用‘豁免权’，为的是尾三，可惜他竟然辜负了您的期望，投入魔教去了！”

秦广王摇摇头：“尾三是个痴人，为的只是一个‘情’字。别看他后来从魔，其实杀人很少，所犯罪孽并不重，日后还有回转正道的机会。所以本王并不后悔。”

判官道：“‘地皇豁免’，可减罪孽一半。”说到这里，他目视山伯，提高了声音叫道：“梁山伯，你还不谢谢阎君！”

山伯叩头致谢：“多谢阎君垂怜！小人感激不尽！”

秦广王点点头：“虽然如此，你还要受一千两百年的罪，时间可不短呢！不过，你若能多行善事，积累佛心，说不定能早日出去，你可要努力了！”





山伯道：“小人一定努力，多多行善，消弭罪孽！”

这时候，只见判官对秦广王躬身行礼，低声道：“启秉阎君，臣受郭璞先生所托，欲减此人之罪。”

“郭璞？他不是离开冥界了吗？你想怎么做？难不成也要给这人好处？”

判官道：“郭璞先生对臣有恩，臣愿罚俸一年，动用‘宽判’之尺，减这人两百年的罪孽！”

“好！真是造化！”秦广王“啪”的一拍桌子：“梁山伯，这么多人帮你，你的福泽不浅呢！”

山伯再次叩头：“多谢阎君，多谢崔判官！两位如此判罚，让我体味到阴间的温暖。”

判官连连摆手：“对你有恩的是阎君！我是还郭璞的人情。‘宽严判罚’是我身为判官的权力，算不得徇私舞弊。”

“多谢您了！”梁山伯心中苦笑：“我一个好好的人，却因为灭蝗被罚千年，这还是人家一再宽判的结果！天呐，这是什么制度？”

耳际传来秦广王一声低喝：“好了，下去吧。来人，带他去孽镜台！”

旋即有两个夜叉出列，一人一手提了山伯，脚不点地走了出去。

孽镜台是一个依山而建的平台，高丈许，长宽各两丈，西面是台阶，东面是石壁，石壁上镶嵌着直径八尺的铜镜，照得台上一片通明！

两个夜叉将山伯往铜镜前一丢，急匆匆跑下台去，躲在下面守着。

山伯定睛看那铜镜，见镜面很平，熠熠生光，边上题着一行小字：“孽镜台前无好人！”

乍见这几个字，他心里并未在意，暗道：“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，如果用这么大的镜子去看细小的琐事，鸡蛋里挑骨头，总能找出缺点来。我山伯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好人，但总不是罄竹难书的坏蛋吧？阎君的判罚有失偏颇！”

刚刚想到此处，就见铜镜之中云雾翻滚，现出一个又一个面目狰狞

的头颅！个个都有笆斗大小，在镜中一闪便消失了！

山伯一时不防，禁不住被吓了一跳！

那些头颅有的双目圆睁，怒不可遏，大声叫着：“梁山伯！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何坏我好事？”

有的鲜血淋漓，伤口外翻，哭诉道：“刽子手！瞧瞧你将我害成什么样了？”

有的扭曲着面孔，张大嘴巴哇哇乱叫：“姓梁的！你害我一命，我跟你没完！”

山伯心中惊恐，连着退后三步，大声问道：“你们……都是什么人？我可不认识你们啊！”

镜中传出一阵鼓噪！声声呐喊！

“你这人残害生灵，罪恶滔天，竟然在这里滥装好人！”

“我们是谁？你好好看看！看看你做的好事！”

这时候，镜子里显出一个个面黄肌瘦的形象，一群人排成长队从黑暗的洞穴里出来，进而鱼贯进入一个高高的大殿。

殿中判官模样的人正手拿生死簿翻看着，看一眼叫一个名字。

“张三虎，你还有百年的罪孽，是想继续在地狱服役呢，还是想转生牲畜道？想不想出去透透气？”

“老爷，我想转生牲畜道！地狱又阴又冷，我实在受不了！那不是人待的地方！”

“那好！我命你转生飞蝗，只要能熬过十年光阴，便准你转世投胎作人！若是在十年之中不幸死了，还要回到地狱，补足你余下的罪孽！”

判官接着点下一个名字：“李二毛，转生作猪！活够十年，准你投胎做人！”

“王五，转生作牛！活够二十年，投胎做人！”

此时只听堂下一人叫道：“老爷，十年是不是太久了？我成了一头猪，怎么能活够十年？还不老早被人宰杀了？”

判官厉声喝斥：“十年牲畜道，折百年地狱苦，哪有那么容易的事！”



你们做了牲畜，就要忍饥挨饿，好好修持，若能熬够岁月，算你们的造化！熬不够，表明你们修行不足，还要回来接受惩处！哼哼！你们别抱怨了，还是自求多福吧！”

山伯看到这里，心中隐隐明白事情的起因了：“这些人转生牲畜道，各有各的原因，也算是出于无奈。”

接着就见铜镜中图画一转，现出大群的蝗虫，在河边芦苇荡中休憩。

阳光明媚，水稻充足，他们活得很滋润。

后来天气大旱，河水干枯，芦苇都枯死了，蝗虫开始互相拚斗，彼此倾轧，为了一点点食物拼得你死我活！

再后来，成群成群的蝗虫饿死了，没饿死的就拼命往外飞，见什么吃什么！

一开始，它们还尽力控制着自己，不去吃地里的庄稼。

最后连所有的树叶都吃光了，不得不飞进田里，于是便遇到了农夫的扑打。

还有一个官员模样的人站在农民身后指挥：“竖起秸秆，放火烧蝗！”

那官员头戴乌纱，面白无须，年纪很轻。

当山伯仔细看时，赫然发现竟然是自己！

“是我！我灭了五万石飞蝗，没想到害苦了这些转生蝗虫的人……”

镜中现出一个个断肢残体的惨象，耳边传来声声控诉：“我已经活了九年，风餐露宿，我容易嘛我？眼看就能投胎做人，却被你毁了！好你个梁山伯，你说你拿什么赔我？”

“呜呜，我死的好惨呵，竟然被活活烧死！”

“我还更惨呢！被人烤了吃！都是他害的！”

“都是他！是他害死我们的！”

“梁山伯，你还我命来！”

“可怜啊！我白死不说，还要回来接着受罪！梁山伯，你现在来到阴

间，就该替我们下地狱了！”

山伯默默无言，心中惴惴：“原来我果然有罪！六道轮回，报应不爽，我害了这些人，就该替他们受苦！可是，面对那些颗粒无收的百姓，我身为县令，守土一方，难道能无所作为吗？”

“不能！如果一切从头开始，我还会做同样的事！为了百姓，我宁愿承受这千年苦难！”

山伯抬起头，静静地望着铜镜，这时候，他心里已没了愤愤不平的感觉，代之以一片安详。

又过了好大一会儿，镜中的飞蝗渐渐退去，云雾翻滚的景象也消失了。

躲在台下的两个夜叉探头探脑走上前来，提起山伯走下高台，西行百余丈，来到一个停满囚车的院子里。

他们将山伯搭上枷锁，塞入囚车中。

随后出了大院，一路南行，也不知道走了多远，只觉得地势越来越低，路面越来越潮湿。

大约走了十天之后，前面忽然现出一块硕大无比的巨石，囚车停住不走了。

山伯转头看那巨石，只见石上刻着八个大字：“正南沃石，活大地狱！”

他心中明白：“我已经到了地狱门口，再往前走，就是苦难深重人人敬畏的地方了！”

两个夜叉将他从囚车中提出来，来到大石跟前，伸手指在石壁上敲了两下。

时候不大，石壁忽然开了一道门户！

进入门户，里面是一个宽阔的地宫，四面点着灯炷，灯火幽暗，看不真切。

又往前走了十余丈，山伯看得真切了一些，正前方是一个大殿，样式跟他前面受审时见过的大殿差不多，只是门上方的匾额上题着“二殿



楚江王”几个字，跟先前有所不同。

他心神微动，暗自揣测：“十殿阎罗，不会每个人都来审我一遍吧？若是每次定罪一千年，那可就惨了！”

距离大殿还有丈许，就听殿内传来一声断喝：“磨蹭什么？还不带进来！”

声音威严而又阴森，听得山伯心中一紧！

两个夜叉更是浑身颤抖，迅速提了山伯走进去。

抬眼望去，只见大殿前方摆着个长长的书案，后面坐着一位王者，短脸阔口，双目有神，头戴金冠，身着紫袍。旁边还坐着一位文士，面色清俊，身着长衫，正在磨墨修笔。

夜叉上前两步，匍匐在地，叫道：“人犯带到，请大王发落！”

王者将手一挥：“赏一个铜币，快下去吧！”

“谢王爷！”夜叉面现喜色，急忙叩首退去。

王者上下打量着跪在下方的人，喝道：“梁犯山伯，经过孽镜台，你现在知罪了么？”说话之间一道寒气逼出数丈开外！

山伯承受着莫大的压力，努力抬起头，一脸诚恳的道：“小人已知！还请阎君恕罪！”

王者见他面容和善，不似奸诈之徒，当即面色一缓，轻哼一声，说道：“你的卷宗已经传过来了，本王粗粗看了一遍。虽说其情可悯，但却罪责难逃。依你犯下的罪孽，合当囚禁千年，饱尝地狱诸难。你明白吗？”

“小人明白……”山伯略显迟疑。

王者瞄他一眼，道：“地狱十王，各有所职，一殿秦广王主判，十殿转轮王主生，其余八王各辖一方，分治地狱若干，以你之罪，该当各殿受罚，每一处受刑百年，合计八百年！”

山伯连连点头，心中却涌起无尽烦恼：“八百年？那真要等到地老天荒了！我固然能熬得住，只怕英台等不起。不过，若真能各殿游历，倒也是个难得的机会，可以接近每一个阎王，有利于寻找治疗‘阳魂残缺’的

秘方。”

只听王者接着又道：“剩下的两百年，你可以选择在阴间做个游民，也可以转生牲畜道，以畜抵罪。”

山伯心有不甘，咬了咬牙，说道：“小人……知道了。请教阎君，八百年太久，有没有早日超生的法子？”

王者瞪他一眼：“你既然到了这里，就要老实地改造，不要想什么花花肠子。如果改造得好，未尝不能早日出去。每年三月初一，本王要对辖下众鬼考评一次，根据个人罪孽消解的状况，重新核定刑期。”说到这里，他转头对着文士：“你那里还有没有‘阴司功德书’，有的话给他一本！”

文士起身搭话：“地藏王菩萨送过来九万九千本，上次您老生日，都发给众鬼了。我这里还剩下最后一本。”

“嗯，给他吧，回头再去‘修功德司’要几本备用。”

文士从书案中取出一本薄薄的小册子，隔空一掷，轻轻落在山伯面前。

山伯捡起书册，见上面写着“阴司功德修持罚则”，不觉眼前一亮，叫道：“多谢阎君，多谢这位先生！”

王者点点头：“本王看你还比较顺眼，不妨就多说几句。本王这里，主管着‘活大地狱’，又名‘剥衣亭塞冰地狱’，另兼十六小地狱，分别是：一、黑云沙小地狱；二、粪尿泥小地狱；三、五叉小地狱；四、饥饿小地狱；五、渴小地狱；六、脓血小地狱；七、铜斧小地狱；八、多铜斧小地狱；九、铁铠小地狱；十、幽量小地狱；十一、鸡小地狱；十二、灰河小地狱；十三、斫截小地狱；十四、剑叶小地狱；十五、狐狼小地狱；十六、寒冰小地狱。按照规定，凡是新来之人，都要先在‘活大地狱’受刑，待到消解一半的罪孽之后，再去十六小地狱受罚。你都听明白了？”

“明白了，多谢阎君！”

“以后多看看‘功德书’，多动脑子，才能少走弯路。”

“阎君说得是，小人都记下了！”

王者向着身后将手一招：“厉宁，你过来！”

屋角阴暗处现出一人，身材精瘦，两目有神，躬身问道：“老爷有何吩咐？”

“带他去‘活大地狱’，跟下面的人说声，每天多给半碗粥，别让他冻死了。否则辜负秦广王一番苦心。”

“是！”

厉宁来到山伯跟前，拉起他胸前的枷锁：“走吧！”

山伯起身跟对方望外走。

出了大门，厉宁“嘿嘿”笑道：“姓梁的，有王爷看顾你，你的运气不错啊！”

山伯忙道：“阎君大恩，小人勇不敢忘！”

厉宁双目盯着他：“你跟秦广王是什么关系？”

山伯摇头：“没有干系，素昧平生。”

“没有关系？那倒是怪了！你是出自大户人家？家里供奉的香火充足吧？”

山伯依旧摇头：“小人家境贫寒，买不起香烛纸马。”

厉宁瞪大了眼睛：“你犯了那么大的罪，却给秦广王凭空消去一半，还说没有关系！鬼才信呢！”

山伯淡淡一笑：“王爷看小人可怜，垂怜我呢。”

厉宁上上下下打量着他，微微摇头，却不再言语。

两人距离大殿越来越远，脚下的路变得崎岖不平，地势越来越低。

凉风吹过来，山伯觉得身上有些冷。

大约行了两三里，前面隐约现出一排低矮的平房。

平房周围正有两个身着黑甲的鬼卒来回走动。

厉宁来到近前，高声叫道：“笞贵，你出来一下！”

声音刚落，从屋内蹿出一个短小精干的汉子，瞪着一对三角眼，望外瞧了一瞧，面上忽然堆满了笑容：“哎呀，原来是厉老爷！哪阵风把您吹来了？”

厉宁将头一摆：“喏，这是新来的犯人，王爷交待过，别让他死在这里！”

“是！是是！您看这么件小事，还要您亲自跑一趟！直接差遣下人就行了！”

“王爷交待的，能有小事吗？好了，这里阴风吹的人难受，我得回去了！小心看护这人，别让他冻死，否则有你好看！”

“您放心，我将他安排在谷底的洞穴里，风吹不到，雨打不着，舒服得很呢！”

“但愿如此！”厉宁发出一声冷笑，转身去了。

笮贵望着山伯，笑容不减，向着身后一招手：“来人，将他的枷锁卸掉！既然到家了，还要这劳什子作什么？”

当即有一个头戴白帽的鬼卒人走上前来，帮山伯拿下铁链，摘了枷锁。

山伯活动了一下有些麻木的手腕，躬身说道：“多谢笮先生了！”

笮贵三角眼笑成一条缝：“好说，好说，您的卷宗还没到，就不给你编号了，我先按照厉老爷的吩咐，给您安排住处。您贵姓？”

“在下姓梁，刚到此处，不懂这里的规矩，请您多指点。”

“好，来人呀，领梁先生下去，请他住在甲字号的牢狱！”

旋即又有一名瘦成麻杆样的鬼卒走上前来，向着山伯招手：“跟我来吧！”

山伯跟着他绕到屋后，才走几步，却见不远处有一道悬崖。

崖下白光刺眼，迎面吹来刺骨的阴风。

鬼卒也有些承受不住，领着他快步来到山崖跟前，沿着一条陡峭的阶梯往下走。

阶梯很滑，似乎覆盖了一层冰。

山伯小心翼翼地迈步，生怕一不留神粉身碎骨。

走在悬崖峭壁的中间，只听见阴风呼啸，在耳边“嗖嗖”地吹个不停，其间还间杂着鬼哭狼嚎的叫声，给人一种心胆俱裂的感觉！





一直走了百来丈，终于来到谷底。

这时候，刺骨的阴风明显减小，寒气也变得温柔了许多。

山伯抬眼看时，发现谷底高低不平，依着地势修建了许多洞穴，四周全是冰雪，冰天雪地，白雪皑皑。

鬼卒将他领到一个较为宽大的洞穴中，“嘿嘿”笑着道：“请把外衣脱下来。”

山伯吃了一惊：“这么冷的地方，干嘛要脱衣服？”

鬼卒奸笑道：“这里是‘剥衣亭塞冰地狱’，没让你站在凉亭中忍受透骨的阴风，或者塞在冰柱里体会逼人的寒气，已经是莫大的恩惠了。衣服还是要脱的，这是规矩，就算王爷来了，也不能说二话。”

山伯呆了片刻，迫于无奈脱去了长衫，只着一件短裳，遮去前胸下体。

鬼卒拿了衣服往回走。

山伯将身躯缩作一团，犹自冻得瑟瑟发抖。

“天呐！我真是作孽啊！难道说就这么忍受五十年？这……这滋味可真不好受！”

事已至此，他也没有办法，只好慢慢忍耐。

四顾无人，他悄悄从发髻中取出玉蝶，小心翻看里面的物品，幸而看到几件备好的衣物、毛毯，不觉舒了一口气。

“好了！既然是来改造的，我先尽力支撑着，到了实在忍受不住的时候，再将毛毯披在身上，于情于理也说得过去。只是不能让外人看见。”

此刻，他身上还存有聂承远留下的一成功力，拿来御寒也可以抵挡一阵子。

于是他先练了一套般若神掌，让身躯稍微暖和了一些，然后展开刚刚得到的“阴司功德书”看个究竟。

翻开薄薄的小册子，第一页，上面写着两行大字：“阴司功德，皆有定数，多行善事，诸恶莫为。”然后是三行小字：“此书由我佛如来总论，地藏菩萨详述，阴世功德司誊录。”